弘明集卷第一 并序　集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撰

夫覺海無涯慧境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於堯孔理擅繫表乃埏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難聲高和寡須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賊生昔如来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構念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漸歲幾五百緣各信否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讚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儒則排為異數巧言左道則引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鶡旦鳴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然以闇乱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髮而有塵視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僞辯而長迷倒置之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聞山棲餘暇撰古今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衛法製無大小莫不

畢撰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亦
皆編録類聚區分列為一十四卷夫
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
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庶以
涓埃微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褊
局博練君子惠增廣焉

牟子理惑

正誣論

牟子理惑
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牟子既脩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
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
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
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
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
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
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
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
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
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
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
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
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

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
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
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
所煞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
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
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
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
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
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
子曰被秣服櫪見遇日久列士忘身
期必騁效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
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
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己之秋也乃歎
曰老子絕聖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
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
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
漿翫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
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
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閒略引
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
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

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盖聞佛化
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
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
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
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
毋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
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
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
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
曰揵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
項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
手把千輻輪項光照万里此略說其
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
坐則還座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
而通遂懐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珎偉
太子為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
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四
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揵陟跨之鬼
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
在王及吏民莫不歔欷追之及田王
曰未有尒時禱請神祇今既有尒如
王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

万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
十方王知其殊堅遂起而還太子往
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
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
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
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
十二部合八億四千万卷其大卷万
言以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授教天下
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
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為
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
日專心一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
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
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礼無異
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
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
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
曰佛者号謚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
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
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
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
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

不厚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
故号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
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无為牽之无
前引之無後舉之无上抑之無下視
之无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蜿蜒其
外毫釐為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
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
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
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惑於
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
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
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
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
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
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
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
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
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
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
過三万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万

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
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
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
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
山阜跛羊凌其顛深不絕涓流孺子
浴其淵騏驥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
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
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皇之鶵必
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
說億載之事却道万世之要太素未
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
其纖不可入佛悉弥綸其廣大之外
剖析其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
卷以万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
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
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
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
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
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
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
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
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

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
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
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
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
脩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
詩書悅禮樂奚為復好佛道喜異術豈
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
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
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
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
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
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
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
鷰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學
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
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
不見記何足恠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
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
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恠
覩馲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
臯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參漏周公

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宇老子日
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
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
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
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
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
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
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
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
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
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穌夫
捽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
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
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
道而泰伯祝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
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
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祝髮毀之
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
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
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

呑炭漆身毁政劓面自刑伯姬蹈火
高行截容君子以為勇而死義不聞
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剔除鬚髮而比
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継嗣不孝莫過於
無後沙門弃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
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
自極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
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為趙魏老
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妻子財物
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
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
三代之遺風覧乎儒墨之道術誦詩
書脩礼節崇仁義視清潔郷人傳業
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惔者所
不恤故前有隨珠後有猛虎見之走
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
許由栖巣木夷齊餓首陽舜孔稱其
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
無貨也沙門脩道徳以易遊世之樂
反淑賢以背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孰
與為奇是不為異孰與為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制服飾箕子陳洪

範貌為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為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礼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庬允信而無為沙門之行有似之矣

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弃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脩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用何弃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呼曰成

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或曰為道亦死不為亦死有何異乎

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豫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絕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喆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憺怕歸志質朴何為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豈不教人事鬼神

知生死哉周公為武王請命曰旦多
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佛經所
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知其
子復守其毋没身不殆又曰用其光
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
吉凶之所在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
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鼓
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
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
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捨
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
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
謂見礼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窺炬
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
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
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
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
哲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
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
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

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
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
復尊而學之何為當捨堯舜周孔之
道金玉不相傷隨碧不相妨謂人為
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
二親尚存煞己代人不可謂仁今佛
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
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自與他
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礼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須大
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
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大王見
昌之志轉季為嫡遂成周業以致太
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
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
伊尹負鼎干湯甯戚叩角要齊湯以
致王齊以之霸礼男女不親授嫂溺
則授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
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覩世之
無常財貨非己寶故恣意布施以成
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
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

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問曰佛道重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
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
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紿此乃世之
大偽而佛道謂之無為耶
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
能使人功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
履而行之也臯陶能罪盜人不能使
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
惡子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
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
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
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
淫乎河伯雖神不溺陸地人飄風雖
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
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
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
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
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
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
疾奢而無礼叔孫之論刺公之刻楹
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

公肴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
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
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
不甘其國虞卿捐万户之封救窮人
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壷飧之惠
全其所居之閭宣孟以一飯之故活
其不訾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
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魏
魏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
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稲
而得麦作禍而獲福者乎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
子除華飾之辞崇質朴之語佛經說
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
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雖辞多語博
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寳矣牟子曰事
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
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
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
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
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麏身
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
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

地之間其猶虆畚乎又曰辟道於天
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
曰為政以德辟如北辰引天以此人
也子夏曰辟諸草木區以別矣詩
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讖緯聖人
秘要莫不引辟取喻子獨惡佛說經
牽辟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
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
肴為上孔子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
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云富與貴
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人耳聵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
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
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
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
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棲木而居
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
飽於文武盖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
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
於朝廷論之於君父脩之於閨門接
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
牟子曰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
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
以當蕤賓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麗
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
入商鞅之門賫孟軻之說詣蘇張之
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
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
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
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
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
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
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
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
竺有得道者号曰佛飛行虛空身有
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中郎
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
等十八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
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閒時於洛
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

乘万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
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時豫脩
造壽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
時國豊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
而滋
問曰老子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
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
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
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行德
之賊也
牟子曰來春當大飢今秋不食黃鍾
應寒蕤賓重裘備豫雖早不免於愚
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
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
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
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
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
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
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
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
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
各有所施何德之賊乎唯不能言又
不能行是謂賊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脩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

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蘧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云何佛道至尊至快無為憺怕世人學士多謗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

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為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激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氂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

神蚑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苴之網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譽者貴不為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

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未成實矣既吾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惔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闚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以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為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飢者不必待敖倉而飽道為智者設辯為達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

佛經之語談無為之要譬對盲者說
五色為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
彈無弦之琴狐貉雖熅不能熱無氣
之人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
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蚊
虻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
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
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
佛道以為貴自損容以為上也吾子
曷為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
反故可不思與牟子曰夫長於變者
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恠
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
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
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
脩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
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
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
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闚牆之
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
覩其室彼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
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

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凌清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疾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減江海蹈耕耒欲損崐崘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仙之籙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鞹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効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為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為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為上誡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

曰衆道業殘凡有九十六種澹泊無
為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
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絶五穀之語
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
著五千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
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
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
冬不食欲効而為之不知物類各自
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絶不乎牟子曰吾未解
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
術行之無效為之無徵故廢之耳觀
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
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閒各自殞
沒所以然者蓋由絶穀不食而啖百
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罇精亂神
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淫邪不禁吾
問其故何荅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之
以至於無為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
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
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
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
壽哀哉

問曰為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不御針藥而愈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為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病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病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黄帝稽首受針於歧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為一也子何以分别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為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万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玉石同匱猗頓為之改色朱紫相奪仲尼為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别之臧文之智微

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
貴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仙斥奇怪不信有不
死之道是也何爲獨信佛道當得度
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
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
者不能知實覩影者不能審形殆其
不識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
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
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
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
敗子貢覩邾魯之會照其所以喪仲
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季子
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塡之國數與沙門道
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辭退
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
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谿得
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動磐石不
爲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栢
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洽見
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
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

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誅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
旬而不出可謂憺怕之至也僕以為
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
指南為北自謂不惑以西為東自謂
不矇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蚓而調
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鼃螾穴藏
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不聞尊蟬螾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
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
毛雖小視之可察太山之大背之不
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曾
尊季氏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
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
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
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
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
況人乎孔子曰更去辟世孝常在吾
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
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
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殁武王不
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

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
子路有菹醢之語伯牛有命矣之文
曾參有啓足之辭顏淵有不幸短命
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
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為證世人為驗
而云不死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
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正著三十七
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逢漂而車
輪成窾木流而舟檝設蜘蛛布而罻
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
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
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
於是惑人聞之踧然失色叉手避席
逡巡脩伏曰鄙人矇瞽生於幽仄敢
出愚言不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蕩
雪請得革情洒心自勑願受五戒作
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
愍彼胡狄父子聚麀貪婪忍害昧
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
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

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慾
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
於此云云
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
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
神妙之理此真有無匈心之語也夫
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
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
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竺乾
者天竺也泥洹者胡語晉言無為也若
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
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即以此推之
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
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
宰世必以道蒞之遠人不服則綏以
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
戈拯濟羣生行小殺以息大殺者也故
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
有釁必鳴鼓以彰其過摠義兵以臨
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
而撫之不苟淫刑極武勝則以喪礼
居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貺誘
孰大杜絶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

假道以成其暴皆結傳變文識兆累
見故會宗之盟抑楚而先晉者䟽乎
鉀之詐以崇亶信之美也夫歃之然
恵不及後嗣惡止其身重罪不濫此
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季
末之將佳兵之徒專道薄德美於任
詐力競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
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
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
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冥其就戮兵之
弊也遂至于此此爲可痛心而長歎
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繼陰毒前絶
梨元者哉凡十室容賢而況万里之
廣重華生於東虜文命出于西羌聖
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點化
於彼形教万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
之所以處跡於中天而曜奇於西域
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
有聖人爽歃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
子遺哉此何異氣厲既流不獨良淋
縱火中原蘭猶俱焚殊紂之虐猶呼
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
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為辞適足

肆謗言眩愚豎豈允情合義有心之
難乎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
重天天又妄牽樓炭經經云諸天之
宮廣長二十四万里面開百門門廣
一万里云云答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
下階級悉條貫部分叙而有章而誣
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偽說或顛倒淆
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万里之地
而容四百万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
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藏獲牧豎猶將
知其不然況有識乎欲以見博祇露
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
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
怖為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
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充六畜分則
闕至今足為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
九而人種已應希矣
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為惡耳今所
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
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
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搖衆惡
之栽滅三毒之燼脩五戒之善書十
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

除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
為之揚可計天下蜫蟲之數不可播
計人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
馬體十分之九豈所言哉故天地之
性以人為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
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
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甞水為甘膳
以羈絡為非謫安則為之無所多難也
又證云有無盡下經無盡下經妖恠之
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
達儒所未究覧也三曾五祖之言又
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諳而虛妄自靈
矣今具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
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
無鬼則無所救也若子孫奉佛而乃
進譴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
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敢伐之命
顛舞之尸羅拄戮之痛仁慈祖考加
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
若其非也則狐狢魍魎溷厲之鬼何
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
以此為謟鄙醜書矣

又證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

飭眘庸常而無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未足偏
於首論矣請復申之夫恭儉之心莫
過堯舜而山龍華蟲黼黻絺繡故傳
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
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文也故王者
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
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
覩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覩羽麾之
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覩庠
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
情貌俱變今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
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仄陋是以
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髣髴故銘
列圖象致其虔肅割玩以增崇靈
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
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
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
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
穿底無當乃不受耳又專誣以禍福
爲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
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影響之乘形聲
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己而理

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
從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度水之方
則使資舟檝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
其誨人之生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
嘗粒食以充飢虛黃帝垂衣裳以御
寒暑者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温不
能強與之也夫和鵲之所以稱良醫
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
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
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
生也若夫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
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
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各聖人深恨良
醫非徒東走其勢投穽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
曾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
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
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粮絕粒呼吸清
醇狀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曰不
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
所无奈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
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
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

喪子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
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
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
鹿有漂櫓之血阪泉有横野之屍何
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熊經
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蘂吸
風露以代糧粮俟此而壽有待之倫
也斯則有時可矣不能無窮者也沙
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汎
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
能屑心營近與涓彭爭長哉難者苟
欲騁餝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
奏義無宮商嘵夫比里之乱雅悪緑
之奪黄也其餘嗏之音曽無紀綱一
遵先師不吝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
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
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
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為劉繇所
攻見煞云云
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
教率以慈仁不煞忠信不衛廉貞不
盜為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逆者

剄縊陋英妾忌結附叛逆犯殺一也
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
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
以酒為惠施而醼縱之犯酒四也諸
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
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
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為
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
云云
答曰石崇之為人余所悉也驕盈耽
酒放僭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惸獨論才
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
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卽如世人狼
藉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
不蒙其福云云
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災非通言
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
為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見涉雋上
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
畏兒之言矣以此而過忌勝之雄長

敗理可繼如難者云精進而遺害者
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夭夷齊餓死比
干盡忠而陷剖心之禍申生篤孝而
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
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
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證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纊待
絕之日皆以為福祿之來無復哀慼
之容云云
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
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
同彼我渾齊脩短涉生死之變泯然
無槩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怛樂天
知命安時處順可其末體之者哀哉
慎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
悲弘誓之義讎人之喪猶加哀矜以
德報怨不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
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慼之心者哉
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疇己之深
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